

神仙感應傳卷之三

廣成先生杜光庭墓

卷七

御史姚生失其名鄭州刺史鄭權敘云姚能官居于蒲之左邑有子一人外甥二人各一

姓年皆及壯而頑駕不肖姚之子稍長於二甥姚怪其不學日以誨責而急遊不悛遂於條山之陽結茅以居之兼絕外事得專藝學林壑重深算塵不到將造之日姚戒之曰每時季試汝之所能學有不進必獲撻及汝汝各宜勉焉及到山中二子曾不開卷而但橫。斷塗爲務居數月其長謂二人曰試期至少頃夫人自來言訖而去二子悉欲潛去避之惶惑未決有蒼頭及紫衣宮監數十人奔。彼而至前施屏幙細席炳燭香氣殊異旋見一油簾車青牛丹轂其疾如風寶馬數百前後導從及門下車則夫人也三人趨出再拜夫人微笑曰不意小兒至此君昨所傷亦不至甚恐爲君憂故來相慰耳夫人年可三十不知異徐引而襲焉俄頃復爾如是數四遂迴視之見一小童藉裘而伏色甚潔白光潤如玉因以壁書界方擊之絕聲駿而走遽呼二子秉燭索于堂中牖戶甚密周視無隙而莫知狹所往明日有蒼頭騎扣門指某而入

謂三人曰夫人問訊昨夜嬰兒無知誤入君衣裾殊以爲慙然君擊之過傷本則平矣君勿爲慮三人俱遜詞謝之相視莫測其故少數人衣裾皆綺紈製造精麗非尋常所見復傳夫人語云小兒無恙故以相示逼而觀之自眉至鼻端如丹鎔焉則界方所擊之跡也。三子愈恐使者及乳保皆甘言慰安之又云少頃夫人自來言訖而去二子悉欲潛去避之惶惑未決有蒼頭及紫衣宮監數十人奔

少頃夫人自來言訖而去二子悉欲潛去避之惶惑未決有蒼頭及紫衣宮監數十人奔。少頃夫人自來言訖而去二子悉欲潛去避之惶惑未決有蒼頭及紫衣宮監數十人奔。少頃夫人自來言訖而去二子悉欲潛去避之惶惑未決有蒼頭及紫衣宮監數十人奔。少頃夫人自來言訖而去二子悉欲潛去避之惶惑未決有蒼頭及紫衣宮監數十人奔。

麗逾於戚里車服炫冕流光照地香滿山谷三女自卑而下皆年十七八夫人引三女昇堂又延三子就座酒餚珍備果實豐衍非常世所有多未之識三子殊不自意夫人指三女曰各以配君子避席拜謝復有送女數十人若神仙焉是夕合巹夫人謂三子曰人之所重者生也所欲者貴也但百日不泄於人今君長生度世位極人臣三子復謝但以愚昧杆格爲憂夫人曰君勿憂夫人乃勅地上主者令召孔宣父須臾宣父具冠劍而至夫人端立微勞問之謂曰吾三壻欲學君其導之宣父及命三子指六籍篇目以示之莫不了然解悟大義悉通感若素習既而宣父謝去夫人又命周尚父示以玄女兵符玉璜祕訣三子又得之無遺復坐舉言則皆文樂公

主達上聖書言勉之國命暫屈高標至京親許風姿開整俯仰如神亦不知何人也問三子曰有家室未三子皆以未對夫人曰吾有三女殊姿淑德可以配三君子三子拜謝夫人因留不去爲三子各割一院指顧之間畫堂延闌造雲而具翌日有輜輶至焉賓從璨

荊州利水間有二石若門名曰韶石晉永和

中有二飛仙衣冠若雪各憩一石之上旬日方去居人咸共見之也

曹橋潘尊師

杭州曹橋福業觀有潘尊師者其家贍足虛襟大度延接賓客功行濟人一旦有少年容貌殊俊異於常人詣觀告潘曰其遠聆尊師德義極人急難甚欲求託師院後竹徑中茅齋內寄止兩月以避危難可乎或垂見許勿以負累爲憂勿以食謀爲慮只請酒二斗可支六十日矣潘雖不測其來聞欲逃難欣然許之少年遂匿於茅齋中亦無人追訪之亦不飲不食六十日既滿再拜致謝焉從容問潘曰尊師曾佩授符鑑手潘云所受已及洞玄中盟矣但未敢參進上法耳少年曰師之所受品位已高然某曾受正一九州社令鑑一階以冒奉傳以申報答耳即焚香於天尊前傳社令名字及靈官將吏隨所呼召兵士騎乘應時皆至既畢今之曰傳授之後隨逐草師營衛名命與今無異由是兵士方隱又謂潘曰可於中臺壘牀爲壇設案几焚香恭

坐九州內外吉凶之事靡不知也但勿以葷血爲犯苟或違之冥必有譴若精潔守慎可致長生神仙矣言訖隱去不知所之潘即設

天方外之事然後別去歲餘潘乃無疾而終疑其得尸解之道也

相國盧鈞

相國盧鈞進士射策爲尚書郎以疾求出爲均州刺史到郡疾稍加羸瘠而耐見人常於郡後山齋養性獨處左右接待亦皆遠去非約靈官不使傳報答曰職司不宜曠闊所報益多約之不已潘乃食內薦蒜以却之三五日所報之聲漸遠靈官不復至以亡一夕少子富冥考念以前來相容之恩不可坐觀治陷別受一術廣行陰功救人疾苦用贖前過不爾當墮於幽獄矣潘自嘯嘆食之後自知已失及聞斯說憂懼異常少年乃取米屑和丹一粒挾腰巾之水以咽丹與約曰此後五日疾當已康愈倍常復三年當有大危勤立陰功救人病物爲意此時當再來相遇在夏之初也自是盧公疾愈旬日平復明年解印還京署鹽鐵判官夏四月於本務東門道左忽見山人尋至盧宅喜而言曰君今年第二限終爲災極重以君在郡去年嘗寃獄活三者如市十餘年少復至淹留逾月多詰諸人之命災已息矣只此月內三五日不康已

固無憂也。翌日山人使二僕持錢十千於狗  
脊坡分施貧病而已。自後復去云。二十三年  
五月五日午時可今一道士於萬山頂相候。  
此時君節制漢上當有丹華相授勿愆期也。

春自是而去出門不知所之隣里見其距躍  
自是公歷任清切便蓄貴重而後出鎮漢南。  
之明年已二十三年矣及期命道士牛知微  
五日午時登萬山之頂山人在焉以金丹二  
粒使知微吞之謂曰子有道氣而無陰功未  
契道品勤更宜修也以金丹十粒授於公曰  
當享上壽無怠修鍊世限既畢佇還蓬宮矣  
與知微相別忽不復見其後知微年八十。

餘狀貌常如三十許盧公年僅九十年目聰  
明氣力不衰既終之後異香盈室也。

李公佐

李公佐舉進士後爲鍾陵從事有僕夫自布

衣執役勤瘁晝夕恭謹迨三十年公佐不知  
其異人也。一旦告去留詩一章其辭曰我有  
衣中珠不嫌衣上塵我有長生理不厭有生  
身江南神仙窟吾當混其真不嫌市井誼來  
救人間人跡子跡已往注云蘇軾是也頗蒙

事可親。公佐字叔業東海變天地有長  
春自是而去出門不知所之隣里見其距躍  
凌空而去。

王子芝

王子芝字仙苗自云河南緜氏人常遊京洛。  
聞者老云五十年來見之狀貌恒始四十許  
莫知其甲子也好養氣而嗜酒故薄帥鄉  
公重盈作鎮之初年仙苗局于紫極宮王令  
待之甚厚又聞其嗜酒日以二榼餉之間曰  
仙苗因出遇一樵者荷擔於宮門貌非常也。  
意甚異焉因市其新厚價厥價樵者得金亦  
不讓而去子芝令人蹕其後以問之樵者徑  
趙酒肆盡飲酒以歸他日復來謂子芝曰是  
酒佳即佳矣然殊不及解縣石氏之醞也余

過自彼來恨向者無侶不果盡於斟酌子芝

何亮

因降階執手與之擁爐祈於樵者曰石氏芳  
醪可致不樵者歟之因丹筆書符一置於大  
上烟未絕有小堅立于所樵者勑之爾領尊  
師之僕挈此二榼第往石家取酒吾待與尊  
師一醉時既昏夜門已扃禁小堅謂子芝儀

何亮者商山東陰驛廬子也執役二十年嘗  
謙謹自持不敢違怠忽一日寒其雨雪交至  
道絕行旅有一道士冒雨而至衣裝皆濕屢  
請諸店皆閉門不容亮見而哀之延就驛廬  
下熾火設食以待之一夕而行去將躋躋曰

日可閉目因搭其頭人與酒壺偕出自門隙  
已及解縣買酒而還因與子芝共傾焉其甘  
醇郁烈非世所傳中宵樵者謂子芝曰子已  
醉矣余召一客伴子飲可乎子芝曰可復書  
一朱符置火上瞬息間聞異香滿室有一人  
甚堂皇美鬢眉紫袍乘簡揖坐樵曰而坐引  
滿而廻二榼且褫樵者燒一鐵筋以燄紫衣  
者云子可去時東方明矣遂各執別樵者因  
謂子芝曰識向來人否少頃可造河瀆廟睹  
之子芝送樵者訖因過廟所覩夜來共飲者  
迺神耳鐵筋之驗宛然趙均郎中時在幕府  
自驗此事弘文館校書郎蘇枕亦寓於中條  
甚熟蹤跡其後子芝再遇樵仙別傳修鍊之  
訣且爲地仙矣。

荷君此恩不可報因壺中取丹一粒令我

之謂曰大期內可以無疾矣言訖而去何亮

年已四十餘自此筋力愈充無復疾苦乾符

初年九十餘矣狀貌四十歲齒髮不衰信都

先生馮君酒嘗召問其事遠近之人亦具道

之余得此說卷十於信都先生焉

### 薛長官

薛長官者嘗與友人李生自京師同志訪道周遊名山數年未有所遇而薛南入五嶺言隱羅浮其志彌篤李生中道而輟復歸京師遊宦不偶年迫衰暮與薛相別三十餘年交親益踈骨肉淪喪晚歲秋榮詣羅浮訪之果與薛相見薛柄止且久道術既成風姿秀穎。肌若冰玉山中華軒閣風亭月榭迨非人世所有見李客狀枯瘠深所憫惻謂之曰子雖欲栖息於此然終不可久駐因以金寶厚拯之命女妓酣宴以餓之將行顧見其齒俱缺問其故云前因弄毛子所損收繫在衣帶中取而窺之今女妓刮去垢污薛以小刀子割其缺處復安二齒而遣之戒以不語及達

山下齒已牢矣自是十餘年生諸齒皆枯落

所安者究而不動谷師張公自給事中出領

茲鎮歲餘病瘡瘍累月彌甚公耽尚釋氏衆

有特藥或言有効者皆不見信骨肉將吏深

以爲憂副使信都先生馮君密謂公之親吏

曰羅浮薛長官深有道術拯人疾苦遠近賴

之可使一介持信以求其救也由是命使訪

之果得其居處薛聞而哀焉謂使者曰謝張

公遠遺方物山中無紙筆不復寫書所疾無

以爲憂使至之後可掃灑庭宇潔齋三日自

當有應如其言既至三日一宅聞異香氣亦

無所有而張公瘦矣復使人齋信幣入山致

謝使者迷失舊路竟不知其處所此蓋地仙

之傳也余亦於信都先生得之矣

### 神仙感遇傳卷之三

神仙感遇傳卷之四

廣成先生杜光庭纂

謝璠者蜀川人也幼而好道嘗與三人同志

約爲弟兄同遊諸山博採方術因相與於峨

眉山門誓曰此山神仙所居必有求道之所

我等三人於此相別各入一谷中隨所投諸

看有見遇否訖分行璠入木皮谷約五六里

逢四老人會坐巨石之上前有大盤涼肉共

食之次召璠令生揖令食肉璠告之曰某志

神仙之道遊歷名山久絕葷血非敢矯妄矣。

老人喜曰子旣求道但入此谷當有所遇璠

即詣谷中行數十里見有臺閣華盛迨非人

世所居入門有道士數人問其何以至此其

以所至啓之一人熟視璠良久引至大殿之

上像設儼然天尊前有經書委積案几此人

令璠閉目信手採取一卷因即授之曰此天

文大篆也行之可以長生度世可以積功效

人此非汝久居之處便可去矣璠辭道流得

經出山却至谷口宿於民家有小兒墮沸湯